



在北运河两岸,本事很大的本家三叔算是个人物,因为他擅长阉猪,因此绰号“阉猪三叔”。

三叔还是远近闻名的捕鱼能手。不论是活水的小沟大渠,还是一片死水的坑塘河汉,哪里有鱼,有什么鱼,都逃不过他的两只小眼睛。他用苇箔在水里插成迷宫捕小鱼小虾,用各类渔网捕大鱼。在水少的地方,他就围起土埝,搞竭泽而渔。即便在冰冻三尺的大冬天,他也会约上几个人,用十字镐在冰面上凿开两排“凌眼”,用拉网在冰层底下捕鱼。

三叔家里一年四季总有鱼吃,也总能见到他走村串巷卖鱼。有时用秤称,自己捕的,多给一条两条,也不在乎。有时刚把鱼从水里打上来,手边没秤,干脆就用盛饭的小盆舀满了,随便估个分量就卖了。

北方的冬天,农闲了,村民们窝在屋里猫冬。三叔却有事干,去打猎,就是去打野兔。冬天的野兔,已经舒舒服服吃了一个秋天的粮食,正是膘肥肉厚的时候。三叔枪法极准,每次出去都有收获。

有年夏天,大雨连着下了很多天。一直下得沟满壕平,村子周围平时互不相通的大河小坑都连通成了一片。水退了以后,村口的水坑里发现了两条不知从哪里游来的大黑鱼,瞄着足有十几斤,却怎么也捕不到。两

条鱼还挑衅似的,每天中午都要浮出水面觅食嬉戏老半天。大家就鼓动三叔用火枪打大黑鱼。起初三叔不同意,但是禁不住大伙的撺掇,就找出火药和引火,在太阳底下晒了又晒,去掉潮气。他装上火药,架好了枪,就等大黑鱼现身。果然,两条鱼又准时浮上了水面,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出一口大气,就怕惊走了鱼。枪响了,可是连一片鱼鳞都没找到,三叔一脸无奈,嘟囔道:“火枪打鱼真不行。”

三叔最擅长的还是阉猪,这是他

能人三叔

孙元发

的正式职业。平日里,三叔就骑个自行车四乡八村地转。那些年,农村基本上每家都养猪,猪长大了卖些钱,添补日子。猪阉了后,断了其他私心杂念,长得就快,所以就有了阉猪匠这一行当。

三叔个子不高但是很壮实,力气也大,被阉的猪个头都小,所以他一个人就能把需要阉的猪捆绑起来。把猪捆绑好了,他就从那个很破的人造革提包里拎出一个油渍渍、脏兮兮的鹿皮夹子,里面是阉猪用的刀子以及给猪缝伤口的针和线。

清代小说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的性格便有些狂放不羁。成年后,他因科场不利,陷入生父、嗣父相继去世引发的家族纠纷以及接踵而来的丧妻之痛,被人轻视。伤心愤懑之余,吴敬梓以任性挥霍发泄苦闷,以至“奴逃仆散”“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受尽白眼。

在故乡安徽全椒,沉醉于声色犬马中的吴敬梓,面对的不仅是亲友的嘲讽,更有士绅和族人的责难。众叛亲离之下,他沦落到怎样的地步呢?即便是昔日好友相遇于途,也皆视而不见;甚至当他登门拜亲访友时,竟遭遇“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的冷遇。正如其自述“兄弟参商,宗族詬谇”。

雍正十一年(1733),因不堪忍受此般处境,吴敬梓移家江苏南京。寓居南京期间,他历时十多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奠定了后来诸多晚清“谴责小说”的基石。

暖足

祁文斌

在猪身上找好动刀部位,他就准确迅速地动起了手术,肯定还伴着猪一声接一声的凄厉号叫。阉猪是不给猪打麻药的,所以猪就叫得非常凄厉。看热闹的小孩们都堵上了耳朵,三叔好像没听见一样,麻利地一步步忙碌着。等把被阉的猪的伤口缝好,敷上一些消炎药,他才解开捆猪的绳子,猪马上挣扎着站起身,箭一般蹿向了猪圈的一个角落,头扎进墙角,屁股朝外,痛苦地哆嗦成一片。此时,三叔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三叔喜欢喝酒,不管是卖鱼、卖野兔赚了钱,还是阉猪赚了钱,他都要到村里的小卖部,花二角钱,买上二两散装白酒,身子倚着柜台就喝。舍不得买酒菜,他就把黑糊糊的右手张开后插进盐缸里,再慢慢拿出来,五个手指都沾了一些盐,就有了味道。三叔从大拇指开始吸吮,喝一小口白酒吸吮一下手指,把一个手指吸吮得没味了,再吸下一个,等把小拇指吸得都没了味道的时候,酒正好喝完,然后他哼着小曲,心满意足地走了。

听老家的人讲,现在河里因为缺水早就没了鱼虾;打野兔属于犯法;农村已经很少有人养猪,要阉猪的更没有。

三叔老了,他的本事也都没了用武之地,只是还经常到小卖部喝酒,买炒花生米或小火腿肠下酒,很惬意。

尽管一文不名,吴敬梓为人却不同流俗、坦诚豪爽,人称“痴憨”“颠憨”“隐括”。然而,其晚年仍贫寒困顿,“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去世后,“可怜犹剩典衣钱”,其家属连棺木都无力置备,靠友人帮助料理后事。

《文木先生传》中记述过一则关于吴敬梓的逸闻:“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在寒冷的冬夜,因为没有御寒之物,吴敬梓便邀约几个同样窘迫的朋友绕着南京的城墙根快速地来回行走,让身体暖和发热,直到天亮了,才各自散去。夜夜都是如此。

穷,即为“苦”。一个人能不以穷为苦,还能于苦中“大笑”,以苦为乐,“歌吟啸呼”,足见其强大的内心力量!那力量不仅“暖足”,更俨然成为洞彻若干感同身受的文人墨客心灵、薪火相传的光芒。

更令我不安的是,我看见前来迎接并喊她娘的中年男子竟是前几天在人才市场上收我简历的那个人。

我决定直接放弃。因为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去只会自取其辱。

然而来不及了,中年男子已热情地招呼我快随他一起走。

我满脸通红地望着老奶奶,尴尬至极。

“快进去歇歇吧,晕车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能理解你!”

老奶奶的话让我的眼角顿湿。

网开一面

一夕之间,网络段子手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素材——让AI做穿搭指导。

许多爆火的网络视频像是一面AI穿衣镜:人穿着日常衣物出现在AI程序的镜头里,提出不同场景的着装要求,包括婚礼、聚会、面试或商务会谈,让AI给出着装建议。AI会用很认真的腔调,要求更换上衣颜色搭配外套,或挑选特定款式的裤子、裙子、鞋子……一通穿搭指导后,搭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荒谬装扮。人满脸迷惑,而AI则用刻板且“欢快”的声音大加赞赏。

既然是段子手们喜欢的新素材,视频的目的自然是搞笑逗乐。评论区的网友热议调侃,说这个AI恐怕只认脚踝不认人,不论男女、不分场合、不管需求,都一概要求“把脚踝露出来”。AI认的自然不是脚踝,它只是调用了含有“时尚情报”“穿搭建议”的数据库:条件不符合的,它就要求调整、更换,换到条件符合了,它就有一堆好词好句拿出来念叨。在这些网络视频里,人是灵活的、智慧的,而AI是僵硬的、教条的。在网络视频外,更广泛的应用场景里,许多人也是这样看待AI——解决不了人性化的、复杂的问题。

AI穿衣镜里照出了人们戏谑的笑脸。可戏谑之后呢?计时收费的造型师仍然不会免费出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里提供建议,而AI“穿搭导师”却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不断升级;时尚达人、艺术玩家大概率不会依赖AI提供穿搭建议,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拍照询问家人和朋友的建议,真的就比询问AI的意见更靠谱吗?

很多技术的进步,一开始看起来都像是奇思妙想。但最终人们会改变思维,接纳一件还算好用的工具,甚至主动调整行为习惯、日常规划,以便更好地使用这件工具。农具的进步是这样、流水线的出现是这样、AI技术支持的“黑灯工厂”(依靠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和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生产的智能制造模式)无疑也是这样。技术走过了那个笨拙的、好笑的发展阶段,人类也要趟过那条学习、适应、掌握主动权的河流。

AI本质上并不是哈哈镜,如果你从中照见的是一个好笑的形象,恐怕要想一想,究竟是镜子好笑,还是作为人提出指向不明的要求,没能带领AI做好专业训练或故意和AI提供的信息“拧着来”的做法,更好笑?如果你把AI当笑料,AI可以生产无穷无尽的笑料给你;可如果你把AI当工具,你早晚都能找到使用这个工具最顺手的方式和技巧。AI作为一面镜子,映照的是人们对新技术的期待和使用方式,以及在技术飞速发展面前时而畏惧、时而天真的脸。

AI穿衣镜照出谁的脸

丁 潼

网络新词语 享福文学

吴明静

“享福文学”是近期网络平台流行的特色表达,源于山东及部分北方地区的方言文化。无论是面对琐碎负担、微小确幸,还是平淡日常,人们都习惯用“这可享福了”的说法来调侃生活,尤其对于各种不美好的事,也倾向于转化成乐观的表述,将其视作一种“享福”。这种表达方式并不回避现实中的劳累与不如意,反而把这些也看做一种经历与福气,以“享福”对各类生活状态做出积极的诠释。

“享福文学”的流行,反映了当代人尤其是年轻群体,在面对压力时寻求心理安慰的倾向,在相互调侃中传递了温暖与共鸣。如今,随着互联网的传播,这一表达已超越地域限制,成为越来越多人用以纾解情绪、乐观面对生活的交流用语。

因为有些兴奋,我凌晨三点后就再也没睡着。

早上起床的时候不仅眼皮有些肿,头脑更是昏昏沉沉的。

我决定上车后找个座位好好养养神,否则这个面试肯定要泡汤。毕竟碰上一个心仪的岗位不容易,我不敢懈怠丝毫。

所幸我的登车地点是始发站,空位有的是。几站过后,就有人站着了。

我的身边就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是有些晕车,站了一会她央求我给让个座。

面 试

傅修建

毕竟是去“赶考”啊,且自己也没休息充分。稍作犹豫后,我编了个假话拒绝:“我晕车”。

老太太有些失望,但并没说啥,也没再继续央求别人。有些尴尬的我索性闭目养神……

令我不好意思的是,老太太竟与我同一站下车。

